

台湾

我見、我聞、我吃

清



前言：多年沒有回去故鄉——台灣，這次回去，也是我赴美之後首次回台，回去看之我自幼長大，成長的地方。想，離開台灣也已經有八年了，八年這不算短的歲月，我會還認得這既生疏，而又熟悉的台灣嗎？手續之難，及過關之煩，屢有所聞。持有美國護照，視為上賓。拿台灣湖邊則翻箱倒篋，亦有所聞。然而故鄉的呼喚，母親遠來的提醒，而妻兒們從未到過台灣，不知台灣為何物，為此乃決然回台，以重溫孩提的旧夢。

家人：到達台灣已經深夜了，台北是一大都市，首先仍得在未出松坊前，填用出境申請書，後備軍人証，報稅單，如果持有美國護照，這些都可免了，因此，手續上就可簡略得多。全家大小，一共帶了十件旅行箱，這也該過關人員，花了相當的時間，才一一通過。還未出得松坊外，就看到一堆人圍在外面等人，在人羣

中，我發現了三姐，多年不見，雖已有莫老了，然而輪廓，仍然沒有變。我向她招手，她也跟我回意，还好，她還沒有忘記我。不知還有誰在外面等已經快深夜十二點了，她們也許都等了快三、四鐘了，母親不舍來，因為她行動不便，而且從高雄來也未免太遠了些，想，出國時自己一個人，手中只有一隻箱子，母親也來松坊送我，現在回去，手提箱已增加到十隻，而我也由單身漢，變成二位孩子的父親了，而我失去了父親及叔父。走出松坊，除了三姐，姐夫，二姐，三嫂，二位遠親還有一些已經長大而不認識的大孩子們，一大堆人突然出現在眼前，真不知從何說起。家人緊拉着孩子而那些長大的侄兒們，卻拉着要帶孩子們走，夜深了，趕快回去再談吧。還有二位在美國認識的朋友，都已等得不耐煩的先回去。台北松坊，不似日金山那公大，然而，人很多，雖已深夜，計程車却仍然在外面等候，三姐夫叫了三部計程車，我們一家四人也被分到三部車去。二姐，三嫂她們特地從高雄趕來接我們，二兄在泰國得知我將回來，也特地從泰國回

来，台北仍路灯光明，两旁的商店，看来都那么熟悉，好像昨天才来过一样，二姐长胖了些，弟弟年来，当了养育王子的孩子，而又不愿放棄工作，其辛苦可想而知，三兄去泰国也已七年了，三嫂一人要母兼文职，其责任也不轻。計程車在三姐家前停下，三姐夫是位牧师，他们教会买下三楼下二间公寓，一间多做教室，一间作住宅，三姐也有一男四女，他们就住在二房一所的公寓内，公寓一共有四楼，每栋公寓之间，有一大概可容一辆計程車的小巷，三姐她得每房用三块木板隔间，每间大概有两张双人床那么大，我们一家就被安置在一间比双人床大一尺的木板上。不知是時差的關係，身是太興奮，或睡不慣这木板床，我到早晨四点钟还不能入眠。

街景：隔天是一工作天，我也跟着人声，很早就起床，其实也是睡不着，乾脆到外面去看人群，早上才六七点钟，街上就挤满了人群，在十号路口上，看那些趕路的人们，红绿灯，似乎只是一霎微性，绿灯尚未亮，計程車就已启动了，看来他们是看对面的黄灯一亮

就启动了，行人脚踏車，機車，公共汽車，跟在後面，有如衝鋒上陣，汽車與人跟本不分，喇叭声到处皆是，上学的学生们，似乎已经司空見惯了，这种熱鬧场面，有说有笑，跟本对过马路不算一回事，回想以前我们当学生，坐在公共汽車，那种挤人挤被挤的滋味，一一浮現在眼前。

台北市变了不久，路桥到处皆是，車站前仍然兴往前一样的挤。計程車很愛命，也很氣人，好在道地的「下港腔」，也很快能适应，当地的习俗。国立纪念馆附近是一新社区，街道比较整潔，中華商場及西门町，仍然是乱哄哄，中華商場的一棟，似乎冷清了些，行人橋一建，人都走二楼，以前是住宅巨的二楼，现在都变成了寸土寸金的店面了，圓环仍然是入夜後的好去处，只要是你有时间逛街是一种享受。衣服，小吃，唱片，玩具之在八八，逛君選購，然而物价仍然不要忘记。不知是来美久了，亦或是对享受的观念变了，我己经不用留恋那髒乱的「小吃店」了，大白管公司也增多了，而也常常吸引了不少人，走进百货公司，你会体認到台湾的

進步，日常百貨樣樣皆有，美國貨也是可以用買到，只要你肯多花一點錢，超級市場不如美國，方式相同，只是把牛排變成魚蝦，烤鴨改以雞肉，雞蛋而已。

台大：在台北逗留的几天裡，我也曾到台大、台電去參觀，並作簡單的演講，台大傍的大水溝已經被蓋上了路面。博學士書店仍然在那兒，不變不驚。台大的一草一木都仍和那熟悉，情人道兩旁的柳子樹，仍然挺立在那兒迎人。新生大樓、工學院、圖書館，樣樣都是那以這人回憶，走在校園裡，想想以前少年時，在宿舍門口等待，從中文宿舍上打旗語，在深夜那神祕學深處有人家的味道，還有那神浪人失眠的舞院舞會，郊遊。不知是否因為初尚柔，總覺得女孩子是那以難追，但又不見得，每次舞會總是女孩子多于男，有一點不同的是，以前感覺台大校園相當大，此次却覺得它並不大，而可笑的是，竟也有學生來向我的教科書要用那一本，大概我的外表看來很有學問的樣子。

系主任換了一位台灣人，是我們以前的老教授，教學認真。我們一直用台語流交談。

台大兩場演講，一場對大學生，介紹我的那位教授邊到了十五分鐘。一場對研究生，我在和兜等了十分鐘，才見學生們慢吞吞而來，大學生還听得頭頭是道，研究生好像是不知所云，有真浪費口舌之感。演講之後，系主任陪著聊天，在台大裡，現在的系主任已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由台僑以多。系主任還是老師長以態度，要我回去教書，因為目前有空缺，然而比起那每月一萬二千的薪水與在美以待遇，則令人三思而後行。聊完天後，已經近黃昏了，所有的教授們已經回去了，一棟二層的系館，不見一位教授，系主任與我，以散步的方式走出了校園，我們也談起海外台僑以的組織，台僑以對故鄉的怀念，他也感慨在台僑以本省人的身處力，除了那些自己有打算，有抱負，想做一點事以有勁年青人，誰願放棄目前所有，去參加那種對未來仍未知以行動。在台僑，很常要有以的青斗回去，而係以抱負理想則可在默以中，慢以地付入了各階層。走到了口南車站，我也很自然地走上了公共汽車，那已是不家燈火的時候了。

台電：隔天到羅斯福路的
原子動力處去與各地的工程師
們交談，介紹給他們有關一些
原子爐的原理。那些工程師多
半是大學畢業生，也有一些是
由美國回來的。可憐的是他們
年青，有幹勁，薪水要比一般
公務員高了一美，只可惜人手
還不太夠，沒有一位有權威性
的人在那兒主持。也許他們認為
反正又不是自己設計，只要
能懂得三級保養就夠了。台電
一共有六個原子動力發電廠，
二個在金山，二個在同勝（在此
部基隆附近）二個在南部瑪登
庫附近。前四個是用白石墨的沸
水式原子爐，後二個是採用西
屋公司的壓力式原子爐。我去
參觀時，金山一號已經在開始
試車運轉，金山二號則還在裝
配中，已有七成完工了。同勝
則才破土，南部的二個則尚在
紙上談兵階段。金山的一號，
在白石墨設計中算是小型，
大約是大型原子電廠的一半，
然而卻約有三層高的建築物，
那一尺多厚鋼板做成的原子爐
加上那算一萬計的大水管，
馬達，電機，儀表，都叫人
眼花繚亂，嘆為觀止。一座原
子電廠就可供給1/4的台北市
用電，可見那電廠也不算小。

入廠參觀手續嚴密，好在有人
招待沒有什麼大麻煩。全廠大
部是台灣人，台語話似走通用
的語言。預料在工地工作的人更
少，因此他們的薪水也比較高
一位工程師大概可領一萬七、八
左右，只可惜外流的情形很多
常感人手不足。回途中，經過
北部的沿海，交通不便，車
速大約每小時四十公里，那時的
公路局停車場，看來很熟悉
鄉村裡的土房子，土地公廟仍
然到處可見，二層樓的商店業
旺氣，最為普遍。孩子們的嬉戲
于街頭巷尾，人們坐在騎樓下
吃點心，却對車子走過後的塵
埃，沒有一美怨言，這就是台
灣的街景，也是我們時候生活
的地方。

車子經過觀音山淡水，那
個觀音，仍然安祥的躺在那兒
淡水已經變成了不大的市鎮，
在淡水的半腰間，已經蓋滿了
高級公寓。一間二層的公寓，
大概要售之百萬以上，自用轎
車也很普遍了，人們享受的程
度，似乎提高了不少，也許離
開放鄉久矣，對當地的一草一
木都有無限的感情懷念。回到
台北市，經過國山大飯店，那
十幾層高的飯店，遠處可見，
淡水河在它門前走過，而飯店

的主人何在？回到三姐家，已经华灯初上的时刻，宝贝们已经恢复了疲倦，该是吃饭的时候了。

小吃：说到吃在美国真比不上台湾，除了在街头巷尾有宵夜、烧饼、油条、热食，而在各地更有所谓的夜市。在那将近午夜八、十度的晚上，独自一人逛夜市是一种享受。在那海鲜摊前走过，老闆已经高高叫进来坐，其实也没有店门，只是在路边摆了张桌椅，一部可以推动的椅子，加上那明亮的灯光及诱人的海鲜。选了一家不算太拥挤的位子坐下来，先要了一盘炒花枝，一杯啤酒，坐在那儿看川流不息的行人，有年青的情侣，也有三、四个要好的酒友在那儿大谈酒经，也有全家福，全家出动前来吃宵夜的。我这道地的本地人，没有人对我投一注目的眼光，我又想起大学时代，领到家教钱的那个晚上，几个要好的朋友相邀逛夜市的情形，一瓶啤酒，二盘小菜，天南地北，女孩子，大学生谈了不完，那是十几岁前的事了，现在我回来了，夜景依然如以往一样：老闆的手艺很快，一下子花枝炒好了，

花枝並沒有花魂，一整盘三十元。再要了一盘生煎包及炊羹，那都是我以前想吃而不太容易吃到的东西。一边走吃，一边在想过去，老闆似乎有点奇怪我这稀客，桌上已经堆满了七、八隻空碟子，还要再叫，然而谁又知道我已经快十年没有嚐到这道的家乡味了。当我发觉我的肉袋子不耐用替了，而海鲜店的样式也大部分嚐过了，算一算三百五十元，真痛快，还不到美金十元，就将我多年思念的肚子填饱了。走过另外一摊有肉圆，奥国汤，当炸鸭；以前没想到的，现在都呈现在路旁，只可惜我的肚子已经饱了，不然，我想我不会让它轻易的在我眼前放过的。

旅行：虽然走过圣诞节的时候，台湾却几天，仍然像夏天。我们搭乘是克多回南部，这是孩子们首次坐那么长的火车旅行。是克多还算宽敞，孩子可以在车箱裡走动，火车一站站的过去，台湾的农村仍然是那样的青翠。山坡，十梯，农田，即是一草一木都是令人感到这是政乡，这是自己的家园。新竹台中一站一站的驶过，车站送行的士贩们仍然像以前一样，拿着便弓，果汁在做生意

孩子们的哭聲座上的旅客在笑，言談不通只好用哭代替，哭聲以外，孩子们的則七手八腳，很快地就可以交談了。火車上的五香花生米及牛肉干最受內人欣賞，而那簡便的快餐也令人怀念。車到台南，二姐，姐夫及五位甥兒們上車與我們會合一起，到高雄去，孩子们的令長，長大，如果不是二姐告訴我，還很難叫人相信，這些玉女玉男就是八年前尚在為一顆糖果吹得天翻地覆的孩子们。六個多鐘頭的大車，並不感覺累，反而感覺有愉快，以前擠學生專車，趕着回家過年的情形，一幕一幕地隨大車的移动而呈現。車到高雄，又是一大群人，長兄，大姐，二兄，四嫂及十幾位侄兒們都已在車站等候。兄弟們不太變，然而侄兒們則完全好像長成人。八年了，我終于四乘了，二兄放了一串長達五分鐘的鞭炮來迎接我們，母親站在門口，她已七十多歲了，也蒼老了很多，她用手揉着眼睛，她似乎正在流淚，她帶着女兒到她面前，一聲母親，阿媽，這時她相信了，八年前一人隻身離開她，身邊只有一張機票及三百元不剩的零用錢，現在為她帶回來媳婦及二位最小的孫

子，這就是她達從便談的，在美國的十兒子。那一破舊的老家，現已蓋以三層樓的洋房了。她老人家感到一份喜悅，這就是回台灣的代價。見一面勝于千言不語。客廳裡主席上掛着父親的遺像，父親不幸在我赴美後半病逝世，父親遺容仍在，但孩子們却不知誰是阿公。

南台灣：在南部我們住了十幾天，剛好是過新年前的時候，學校工廠皆有元日的假期，孩子们的經過元日與人相知，也開始可用台灣話講話句，而附近的零食店，也可以自己去，睡眠也恢復了正常，探親訪友那是時候了。幾乎沒有一天間隔，每晚都有好菜可吃，海鮮真是百吃不厭，而海鮮店更走到處皆是，大概是生意不錯的樣子。南部有名的風景區也利用機會去，墾丁公園值得一看，熱帶植物花草，更可看管到台灣的南端，有專人看管公園還保持得乾淨，遊客很多，大型旅行車很普遍，大理石製品，物美價廉，佛光山最近也增建了不少，那算不清的佛光寺，很有奇派，大貝湖仍然保持與以往一樣，清淨寬暢，左營春秋園傍增建了諸虎園，高在水中，使本來以春秋園減低

3 光新，烏鎮是一水灘，不太值得一提。台南的赤崁，安平孔子廟只是「史名詞」，沒有太大的吸引力。高雄的加工出口區，工廠整齊劃一，有一新與舊的對照，大概是生活水準提高了，每個風景區都有人多的感覺，從民戶外的流動也增加了不少。

娛樂：台灣的娛樂，依年齡性別而異。上學年卷的孩子仍熱生活街頭巷尾，他們與婦女一樣，每晚都在等待電視連續劇，一到晚上，幾乎全台灣在同一時間看同一連續劇，電視的影響太大了，也難怪台灣政府要限制利用台灣話的時間而人們也沒有選擇的餘地。他們所看，所听的都是政府要他們知道的。在中南部台灣話是做生意的工具，整天除了電視之外都可以忘掉北京話，台灣話不是國語，而在北部的台灣家庭却有人只教孩子們北京話，看樣子孩子們長大了得再學習自己的語言了。在台灣不會講台灣話，就是在 China Town 不會講廣東話一樣，會被視為外人，而不容易做生意，這種情形是無法用政令法規來改變的。

舞所：台灣雖受美國影響，

女性的地位漸被提高，然而，台灣仍然還是男人的天堂，舞所酒家，旅館，理髮院都是男人常去的地方。一個晚上，朋友招待我去參觀舞所，太太們心裡有數，留在家中。舞女大班認識客人，也許她常來，不一會，舞女就來了，一個陪一個，分配給我的那位還不錯，身材適中，裙子沒太長，花布藍球，以作雅求之意，然而我們只管叫她藍球，以為國之謂之可以伴來伴去之意。室內可以想像那暗淡的燈光，大約可以容納三百個人，舞隊在前面，中央是舞池，四週放着沙發，小桌子，每節舞約五分鐘，代價約卅元，舞女坐在你旁邊，雖然沒跳舞，你也得付錢，這叫座台。藍球最喜歡座台，又有聊天，她只需空手放在你大腿之間，就開始計時。好友示意要我帶她去舞池才可做事。在舞池裡，人擠人，感覺人身体稍微動一動，也不知道他們在跳什麼，明之是慢四步之舞曲，怎不見人移動，好像是在原地而已，大概是新舞步吧？我可落伍了，燈光很暗，你不太容易看出對面是誰，用看之隔壁的仁兄，他的手勢也是新型的，將手放到不該放

的地方去。朋友们也不知道跳到那去了，反正各有事做，回到座位，问他们才知道这是一直流行的“三贴舞”，很巧在那晚我竟遇到了那位白天找不到的多年朋友，那晚他也带了那位朋友来做“事”。蓝琦说以为我不要她，陪别人去了，这叫巧合。舞厅在十一点钟打烊，再后就通宵夜，只要她愿意，你可带女伴去宵夜，原批人马我们也到附近的菜馆子去宵夜。说来不相信，一隻烧鸡原价数千元，然而生意却不错，那些女宾酒量很好，朋友们似乎是遇到对手，聊天与逗乐，有时三字经也会出来，过了深夜，人就比较少了，女伴们也想回去，一位老友，似乎尚有餘兴送她的女伴回去了，天晓得他们定到什么地方去。

归途：吴家人相聚是最珍贵的了，内人了解我以前生活的环境，认识了亲人，似乎把以前真空的记忆填满了，而脑海裡也更换了新面孔。三星期之假期，很快就过去，到后来我已很自然的吴人交谈，不用有刚回来的感觉，好景不长，我们又得回去了。家人依依不舍，有空得常回来，这就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根。

讀書札記三則

周山人

人們常談到要如何征服自然，如建立新的社會秩序，甚至想干預自然界進化的程序。但我們應記得阿基米得在兩千年前的豪語，他說：給我一吋支兵，讓我架上一槓桿，我就能移動這吋世界。然而他始終沒有機會移動我們這吋地球，因為他無法找到那支兵。

相同的道理：除非我們找到準則，確實知道什麼應該做以及如何去做，否則科技的發展將只造就一群沒有智慧頭腦的老練技工。事實上，我現在的处境也正如此，我們不是操縱者，而是被支配者，我們發明了機器，但生活在這些機器所支配控制下的世界裏。西方古代有句格言說：“Ino Urania^① ducit”——智慧引導一切，我們的現在的处境却是：“Ino Uranium^② ducit”。

①希臘司愛情與美之神 ②鉛

數年前，克利夫頓·斐迪曼先生(Clifton Fadiman)首先提出“The failure of attention”